

儿时中秋乐

□钟言

又是一年一度中秋节，我不由想起小时候过中秋的那些乐事。

中秋自然不能少了月饼。我们小时候月饼是自制的，先用糖精水和面做成圆圆厚厚的饼，中间包有豆沙馅，接着用模子制成土月饼胚。

记得月饼模子长15.5厘米，宽10.5厘米，为花梨木雕刻而成，木质细腻，板面光滑，中间有两个直径约5厘米的凹槽，一次能做两个月饼。凹槽中间刻有图案，一为花好月圆，一为亭台楼榭，周边是月牙边纹。在这样一块模子上，特别是在凹槽狭小的空间里，能雕刻出如此丰富的题材，且布局精当、栩栩如生，可见雕刻者的刀功非常了得。

祖母将包有豆沙馅的圆饼拍扁后，放入模子凹槽里，四周搨实、表面搨平，再由我放在案板上翻转着“笃笃笃”地敲，待一个个土头土脑的月饼胚被敲得脱模而出时，月饼的一面就有了比较规整的图案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因为颜色单一，所以图案并不弹眼落睛，往往会被忽略，反而是背面正中我蘸着紫棠叶浆汁盖上的红印戳分外引人注目。但不管怎样，这是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家务活。

这些月饼胚经祖母烘烤到香气四溢时，就可以出炉了。

中秋祭拜月神在太仓称为“烧天香”。王祖畚主撰的《太仓州志》卷三·风土中载：“八月十五中秋节设瓜果月饼于庭，焚香谓之烧天香。”

据古籍记载，此俗原出自宫廷。古时帝王家例行“春祭日，秋祭月”，希望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所以一传到民间就风靡一时。祭拜时，各色果品小食搭配着放在台上祭拜月亮，其中主角当然是月饼。祭拜后，大家分食月饼。但当时我感到好玩的是祭拜时使用的八仙桌，家人聚餐时，它摇身一变变为圆台。因为全家聚餐时人多菜也多，所以我家专门备有一张圆台面，平时就放在我床底下。此时我就十分积极地带人将圆台面从床底下拖出来，一起放到八仙桌上一个直径一尺左右的底盘上面，这样圆台面人工手动后能旋转，而我就抢着“垄断”这活计。但由于用力不均匀，不时使台面歪斜，我往往又被大人剥夺旋转权，于是只好在吃好晚饭收场后，偷偷地转上几圈过过瘾。

当然，最好玩的是赢“状元筹”，这是吴地的一种中秋风俗游戏。

一般在全家团聚用餐后，祖母会拿出一把(60根)花花绿绿的“状元筹”和六个骰子让大家玩。祖母先将两个骰子扔到瓷碗中决定谁先博。比如扔出六点，则由祖母开始逆时针数到第六人，就是起博者。玩时，大家按扔出的骰子数赢取“状元筹”：扔出1个“四点”者得一秀(才)筹，此种筹共有32根，绿色；扔出2个“四点”者得举(人)筹，此种筹共有16根，蓝色；扔出4个相同点数者(红四除外)得进(士)筹，此种筹共有8根，棕色；扔出3个“四点”者得红筹(指榜眼、探花也披红挂绿)，此种筹只有2根，红色。以上筹都是随赢随拿，拿完为止。但扔得“状元筹”者，开始时只是保管，因为筹只有1根，而状元的点数分等级，可以以大胜小。记得最有力的一次是我率先扔到了4个“四点”，得到了金色的“状元筹”。正在喜不自胜时，三哥也扔出了4个“四点”，于是比其他2个骰子的点数，我是二三得五，三哥是一五得六，我只好乖乖地把“状元筹”送给三哥。没想到，小妹接着扔出了5个“二点”，俗称“五子登科”，比扔出4个“四点的”状元要大，于是吃进“状元筹”，把三哥的“状元筹”拿了过去。又掷了2圈，二哥也掷出了“五子登科”，而且是五个“三点”，大于小妹的五个“二点”，于是把“状元筹”给拿了过去，此后一直到结束都没有人胜过二哥。而我由于有一个骰子跳到了碗外，中间还被罚轮空一次。最后，只剩一根金色中有花点的“金花筹”留空出缺，因为没有人能掷出最大的“状元插金花”，即4个“四点”加2个“一点”。结束后，祖母按大家所得的“筹”，分发奖品。至今忆起那场景，骰子在碗中跳动的叮咚声犹在耳畔。

中秋之夜，太仓还有走月亮的习俗。清代沈复在《浮生六记·闺房记乐》中说：“中秋日……吴俗，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，皆出，结队而游，名曰‘走月亮’。”旧时妇女一天到晚操持家务，在中秋之夜趁着月色到户外走一走，此时外面空气清新，“走月亮”既能锻炼妇女腰腿，舒筋活络，又可呼吸新鲜空气，还可游田园而赏小桥流水风光，姑嫂姐姐边走边畅所欲言，增进交流，促进和睦。但我小时候最感兴趣的是为祖母打灯笼。祖母往往走在全家最前面，此时，在队伍前“打灯笼”就有后面人“跟着月亮走”的寓意，我拎着灯笼则有“提着月亮”的寓意。

总之，传统花好月圆的团圆中秋，在文人雅士的眼中，是吟诗品酒赏月的风雅日；在美食家的眼中，是月饼争奇斗艳的美食日；在游子眼中，是“千里共婵娟”的思乡日。而在我们孩子眼中，则是十分有趣的快乐日。

炊烟是江南的另一种生机

（散文诗五章）

□刘桂红

河滩再也没有遮蔽，褐色的泥土在水里沉沉浮浮。

流水带走了田野里的记忆。白色的船帆在天空飘摇，岸边的人似乎走在了更深的荒芜中。而太阳，在飞鸟逐水间西斜，湖水等待着满天的繁星与一轮圆月。

偶尔抬头，天空除了白云，还有跟鸟儿一起学着飞的树叶，一片接一片，一阵接一阵，这个季节多漫长，它就飞多远。小欢爱的，开着一叶花瓣；大欢爱的，跟着风翻过荒凉。

种好心底的那块荒地，不是一把锄头的事情。

树根下的那些蚂蚁，在洞穴里耐心地等待，不管叶子如何飞翔，终究还是要回到土地上，和它们作伴。

几声晨钟暮鼓后，天空和土地，似乎只是一棵树的距离了。

云没有走远，残余的雨水还在檐角一滴一滴往下落，荡开的水纹照着明灭不定的灯火，像极了一场镜花水月。野鸭蜷缩在水草里，望着一天比一天枯黄的荷叶，学会了水中白云的安静。

即将远去的鸟儿，不停地摇晃着水面，似乎忘记了南飞的路。一只蜻蜓停在枯枝，成了枯荷。

●秋虫喧

秋天的日子被吹成了几粒小果子，

在枝头晃悠着。

秋虫听见草木凋零的声音，云一动，风一吹，土地有了菊花的黄。

秋虫开始了喧闹，虽然它们叫不出自己的名字，坐在秋夜里的人却记住了它们的叫声，远的、近的、高的、低的，欢叫一个季节，就像轮回了一次。听秋虫声的人上了瘾，慢慢淡忘了自己的声音。

几声虫鸣荡漾出些许涟漪，一个季节所生出的欢喜，就湮没其间了。

秋一到深处，再世俗不过的东西也会惹来怜悯。那些飘荡的、安静的情景，逐渐跟着光阴走远。

抬头，能听到空荡荡的天空上，晨钟暮鼓在行走。

●离人心

雁南飞，鸟离枝。田野里，一层摸不着的薄暮。不断扩大的萧瑟，吞噬了一年中大半年的岁月。守田的人从来守守荒芜。他把土地都交给皑皑白雪，然后，窝在暖房里，靠回味过着日子。

水在壶里慢条斯里地温热，残荷、茶叶静默住秋风。远方的鸟儿，不过带了一片云飞来，人就觉得豁然天朗气清，连厌烦的秋蛩声也不再催人老。而秋蛩下的陶土，骨子里透着草木的随性、散漫，与人偶遇成了相知，与茶偶



印象沙溪

□赵炎

荤葱

□汪放

远远就可看到坟地里到处挂有一串串红红的枸杞招人。天高气爽，那鲜艳艳的红果果只要撒在芦席上晾晒几日，就可卖给药材商店。柜台上那白白胖胖、慈眉善目的老金先是我们的老相识。

坟地，是个植物园。老金先说，地里长的，除了菜，都是药，比如蒲公英、车前草、猪酸酸，药店都收。在那里，大哥教我辨识了好几十种植物，还有可换钱的蛇蛻、蛤蟆浆、蚯蚓干等，以及青蛙、田鸡、旱壳子的区别，水老母鸡、黄鹌、黄雀等各种鸟类。

荤葱又多长于大路旁，尤其是官道。官道一股宽三尺左右，农业机械之后，机耕路网格纵横，官道逐渐湮没。再后来平整土地，弯弯曲曲深深浅浅的湖汉塘潭填没了，河道也修挖成笔直，官道也就少见了。

官道，是驿道(邮路)、纤道的统称，这是我祖父的说法，我父亲管它叫脚踏车路。每年寒暑假，我们从九曲回陆渡老家，会沿新开河、麋塘泾、小塘支走上好几段这样的路。它不泥泞，即便是雨雪的冬季，只要薄薄的太阳照顾它两个时辰。

后来，我利用星期天，反复多次骑着自行车实地考察了大半个太仓的地质地貌，查阅了不少关于长江三角洲、太湖流域的地理书籍，探究官道的构成。

我赞同祖父关于官道的说法。驿道(邮路)、纤道不但相杂有破破烂瓦，更混夹有大量白色的螺蚌壳。那螺壳蚌壳已褪为白色，几近化石，可见年代久远。考量那些白色的螺蚌壳，显然比河塘里的大很多，形状也众多。我认为这是海洋生物的残骸。使我坚定这

想法的还有：一、我的朋友陆培明先生收藏有南郊出土的鲸骨。二、太仓由海洋成陆主要得益于三条大冈身(海堤)，所谓冈身便是由长江冲积的泥沙与海洋生物的残骸堆积而成的海岸。三、建筑路基需要大量硬物，太仓抬高不到三米，既没山石，冈身内侧又为潟湖，多淤泥，于是我们的先人就地取材，或直接利用隆起的大小冈身成路，如延至今日还有断断续续的冈身路；或搬运海洋生物残骸填充搅拌于泥土中，充实路基，一如之后我们早期的国道、省道、县道等以煤渣、沙石筑路。至于纤道，自不待说，原航道多利用沿海堤岸的天然河道，略加疏浚贯通而成。

那么，为何我们又更多地看到荤葱长于学校操场、仓库场、泥山上呢？

为探究这个问题，我再一次实地考察和学学问问。以我所见，荤葱以盐铁塘(处冈身东侧)以外的东乡常见，而以内的西乡少见。这或又与太仓的成陆有关。

万年前，太湖逐渐成熟，由海滩而成潟湖，太仓也从沧海变成桑田，期间经过了三次大的变迁：第一次约在五六千年前，形成了第一条海岸(冈身)，2004年在这条冈身上发现的维新遗址便是实证。它的走向在太仓境内大概为由白茆口(今鹿河)至涂松(今属沙溪)，折而直塘，双凤至南郊新丰(今科教新城)。第二次约在三千年前，由涂松经冈身径至三港(今陆渡)，称沙堤。第三次约一千多年前，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海塘(江堤)。当然，这只是大概的走向，现实中因冈身自然形成，都为锯齿状。由此可见，太仓成陆是个渐变的过程。

查阅三十多年前谈屈惠泉、高伯生赠送的太仓农业区划办公室汇编资料

遇，似乎就是不可分离的一世情人。

老房子里，阳光和寒鸟声自由进出，把这里的记忆拉长又缩短。无尽的天空，把苍凉拉得越来越宽阔。走路的人啊，把苍凉背上行囊后，变成了悲怆。

●初回眸

小桥上的回眸，安静得犹如河边的柳树。只有风来，才会显现出长袖舞动的妩媚。

住在小镇上那些在每条巷子里闲走的青石板，向往云端的飞檐，只有流水才能听见拔节的草木花儿。一扇扇为水流而开的窗，都相信自己变成了江南。

走过一座小桥，跨过一湾小河，小镇的清晨在第一声鸡鸣中开始。卸下门板，点亮红灯笼，再生一炉子旺火，烟熏火燎的江南小镇掀起面纱，一切刚刚开始，仿佛那些莺莺燕燕隐藏在面纱后面。

寺庙里的树一棵比一棵大，一棵比一棵安静，一棵比一棵慈悲。

低头时，湖水随心心动了一下，水底的鱼儿就晓得把日子缠绕上青枝，虽然看不见水面上的花开花落，回旋在莲蓬下的蛙鸣带着清音。

花儿趴在枝头，像一张承载着思念的人脸。